

■讲 述

孟良崮决战再记

□苗得雨



孟良崮纪念碑

提起孟良崮，人们会说，它太出名了。沂蒙山出名，它是沂蒙山中一山，沂蒙是一片大范围的群山，它是小群山。它有名的山峰就八九座。东有雕窝，西有耳子山、来家崮、狼窝顶，中有三大主峰：大崮顶、孟良崮、芦山大顶。小山头很多，如横山、鹤亭、蛤蟆头等。部队史料书中，除了孟良崮、芦山标有名称，其他都称高地，520高地即耳子山、540高地即来家崮、狼窝顶、600高地即大崮顶、610高地即孟良崮、620高地即芦山。孟良崮战役，决战那天，是三个回合，一是拿下家崮，二是拿下大崮顶，三是拿下芦山大顶。拿下狼窝顶与孟良崮，是在第二个回合的一前一后。

现在写文章，可以不再用某某高地之说，对照一下，写明山的名字，但由于没有亲自去孟良崮看一看，或是回忆不准，很多人写的文章错误百出，如有的说芦山是600高地东南一小山峰，不知它为最高。有文章说，孟良崮实际上是座秃山，至今寸草不生。但实际上，沂蒙山除了裸露的大岩石，也是有草有树，当年歌里就唱的是“青山绿水多好看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。现在经过建设开发，已经是有名的孟良崮国家森林公园，许多大岩石都被林木遮盖了。有文章说，孟良崮山峰像磨盘，又有说像蘑菇云，这“两像”都不像。沂蒙山所有的崮，几乎都是山上有山，那山上山，上面平，四面是悬崖（当地叫“光崖”），崮之名由此而来。还是只有孟良崮没有这样明显的特征。1974年我登山时，画过速写，在大崮顶画西面几座山，在孟良崮画东面的芦山与几个叫不上名的小山。孟良崮山顶，是几块数人高的大石头，石缝中有草，石头之间有树，而现在已是一座小绿山了。

孟良崮战役开始的报道，是说的“在孟良崮、芦山地区……”。紧接着就径直称孟良崮战役。这个战役的出名，是打了个敌人上下想不到，挫败了它的重点进攻，消灭了进攻骨干“五大主力”之首的整编74师（整编后的师等于军），击毙了他们的名将张灵甫。此役之后不久，战争的主动权便由敌方移向了我方。

重点进攻，是在全面进攻无效之后改变的，延安一处和山东沂蒙山这一处是重中之重。敌人在华东共投入80万兵力，放到进攻前线的是45万，其中有30万是从别的战区抽来的。我们华野部队是二十六七万，这二十六七万是新四军、山东和两广部队的集中。蒋介石以为只要把地盘都占了，我军就无路走了。不知这一集中，我们全局的弱势可以变成局部强势，而若

干局部强势的积累，渐渐成了全局的强势。这是蒋先生当时想不到，后来也想不到的是他的打法帮助了我们。孟良崮战役之前，他一直没把我军放在眼里。一次莱芜战役，吃掉了他6万多兵力，他没当回事，在占领了我们的延安之后，正洋洋得意。1947年5月12日在一个讲话中说，他准备正八经地去视察延安。巧了，也就在这一天，我们华野决定打74师。

12日决定，13日运兵，13日晚上打响，14日打了一天，敌人左右还不知道打谁。我们凡打阻击的地方，敌人都觉得在打他们。一纵一部分插到黄百韬25师西面，既阻击更西面的65师，又牵制25师，黄百韬感到受到了夹击。东面我们八纵有两个师开始主要阻击李天霞的83师，李天霞大叫受到共军重兵攻击。他那个罗文浪的57团，是从孟良崮撤向万泉山，被八纵23师逮住的，才600多人。李天霞后来倒是拿出一个连冒充一个旅的番号去支援，大部队却越撤越远。东面的一兵团三纵队桂系的第七军和48师，5月14日这天，还闷着头朝原定的莒县方向进攻，下午从苗家曲过河占领了我们村苗家庄到界湖（即今沂南县城）一线，第二天发现情况不对，也感到了夹击，连忙向西南方向缩回。这被“夹击”之感，来自我们二纵、七纵与特纵的阻击，二纵在他们与83师之间，七纵与特纵在东面。我们特纵的大炮先向他们开的炮，牵制目的达到后，即悄悄急速拉向74师的西线。这支桂系部队，一直自我保命，两年后到了广西，才被四野消灭。

5月14日这天，张灵甫还在做着原定12日打下坦埠的美梦，那劲头是朝着北面，以为共军打谁也不会打他的74师。我们四纵从正面打打退退，是为了让他别跑得太快。他渐渐发现苗头不对，才朝南面孟良崮方向撤退。14日晚上，我们打下了万泉山，六纵占领了垛庄，一纵从西面抄过来，对74师的合围完成。我们的地下工作者，在蒋介石身边当“参军”的韩练成，给蒋出主意说，共军打运动战，我们也跟着打运动战，在鲁南、莱芜吃了亏，这回改为阵地战，让74师上孟良崮。陈诚对蒋说，这时突围还来得及。蒋说，为什么要突围？是绝好的机会，让74师吸引住共军主力，来个四面包围，“中心开花”。张灵甫上山，是自己的也是总指挥的决定。实际上，当他见垛庄已被我六纵占领，退已无路，孟良崮上也不得上。5月14日的这天晚上，两边的领袖都一夜没睡，都是牵肠挂肚，一直听着消息。在陕北转战的毛主席，末后吃了几片安眠药，睡了一会儿；那边的蒋先生，是一夜没合眼。

诗歌在天上舞蹈

■行 走

东莞掠影



□张同吾

金秋时节，初到东莞便感受到她的美丽、鲜活和安详。宽敞而平坦的大道如锦绣交织，路旁鲜花簇簇绿树葱茏，一座座款式新颖的高楼在蓝天下矗立，高大的棕榈和木棉以及不知名的南国树木，掩映着一扇扇明亮的门窗。白天车如河，追着时间奔流；夜晚灯如海，枕着月光抒情。远处有罗浮山庙宇的香烟缭绕，仿佛能听到木鼓钟磬，声声包容着祈求顺遂吉祥；近处有东江的碧波荡漾，仿佛回响着东江纵队嘹亮的军号声。

我是随以玛拉沁夫为团长的中国作协采风团来东莞的。翌日下午，我们驱车进入榴花公园，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而行，凭窗观看，

一边有对对鸳鸯戏水，一边是绿茵茵的草坪铺展在山坡上。路上簇拥着许多年轻人，勾肩搭背、笑语喧哗，他们大都是来自外地的打工仔和打工妹，经过了一周的紧张劳作，在双休日来到湖光山色间寻求短暂的安闲。

登临最高处，有一座陡峭的山丘，刀削般的峭壁上有一幅袁崇焕的巨幅浮雕，衬景是与清军鏖战的画面。阵阵歌声伴着手风琴从山丘上方飘来，我们站在山丘下看不到人，但从这宏大而嘹亮的声音中，能感觉到是不下百人的齐唱、激扬而舒放的旋律，饱含着青春的热情，这是他们紧绷的心弦获得一次宽松，这是他们被捆绑的自我获得一次释放，像放飞的鸟儿在蓝天下飞翔。

东莞是一座移民城市，有近十万打工者，背着故乡山水来这里寻找机遇实现梦想。从广义上来说，“打工”就是付出智慧和辛劳而获得社会给予的酬报与确认，是道路也是阶梯，是生存也含理想，会经历难以言传的艰辛和痛苦、困惑和迷茫，失望与希望交织，悲泪和喜泪交融。这种深切的体验滋养了文学的灵性，东莞就成了“打工文学”的发祥地，也成了打工诗的大本营，郑小琼、许强、谢湘南等许多青年诗人从东莞起步走向远方，他们的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如今“打工诗歌”已成为诗坛一面宽敞的窗口，能窥见一代人走向生活的步履和精神风貌。

离开榴花公园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了，在草坪上还有对对情侣依傍而坐，或细语缠绵或目送秋波，还有三五男女青年聚拢在一起，有的半躺半坐，有的平躺在草地上仰面朝天，在身心俱释中望着天上的流云，遐想如诗歌在天上舞蹈。榴花公园是精神的驿站，他们在短暂的停留之后，又带着诗意前行。

“私个”与“诗歌”

我们怀着愉快和仰慕的心情，来到东莞东城区文化站，这是毗邻而立的三座乳白色楼房，集图书馆、影剧院和区文联为一体，同时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东莞文学创作基地。一块巨石立在门前的草坪上，镌刻着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遒劲而洒脱的题字，巨石因其未经打磨而显艺术品位。走进这座宏大的殿堂，大理石的地面，素雅的廊柱，宽敞的会议厅和富有现代感的门窗，走廊里悬挂着一幅幅油画，显现出一派华贵而高雅的质地。

这里是东莞的作家、诗人、音乐家和书画艺术家的家园，他们经常来这里闲坐品茶、进行艺术交流，也不断有来自京华和全国各地的名家来这里做学术报告。文化站主任康健是音乐家，睿智而洒脱，又有很好的口才，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文化站和文联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，以及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果。举行这些有声有色的活动，显然需要强大的经费支撑。而东莞市市委市政府和东城区的领导们，如此重视文化建设，令我们敬佩而感叹不已。

时代的前进迅速改变城市的风貌，它正以速度和高度回应四季，而且也迅速改变人的心理结构、扩大的文化视野，递嬗人的价值取向。我在感慨之中回忆起十几年前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往事，为此我还写过一篇5000多字的随笔《南行，为谁歌哭》，其中有两个小标题：其一是“道以载文”，其二是“南辕北辙”。因为要在离东莞不远的C城建立中国诗歌学会的创作基地，我满怀欣喜而至，朋友为我接风，相邀七八位当地名流作陪。他们热心地谈论金钱，然后又谈论各自的轿车。坐在我身旁的是当地文联主席，我问他坐什么车，他说文联很穷没车，他指指对面身着西装的男士说搭乘他的车而来，

倾听历史的回音

虎门是光华熠熠的星座，高标于中国历史的天空，向全世界昭示中华民族英勇顽强的民族性格和爱国主义精神。来到东莞必去虎门踏着英雄们的足迹，谛听壮怀激烈的历史回音。

我们在太阳西斜的时候来到虎门，远望船形的鸦片战争博物馆，如同宏大的战舰，驻守在珠江口岸，旌旗猎猎威风凛凛。因正在修葺未能看到那些巨大的炮台，却让人回忆起无数次从影视屏幕上看到的激动心胸的场面。我们沿着海岸行走，听着阵阵涛声思绪翩翩，深深缅怀林则徐这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志士。在政治腐败国僻民穷的背景下，面对英国的虎视眈眈，他却能挺身而出下令禁烟，这是怎样的雄心烈胆！作为一个个深谙政事的政治家，他何尝不知智者多舛、英雄末路，但他恪守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誓言。他在忧患意识中闪耀着强烈的爱国精神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

在夕阳西照中，我们走近威远炮台这座闻名遐迩的炮群。这里一共有40门大炮，呈月牙形排列，背倚青山面对海口，成为虎门要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是鸦片战争前夕，于1835年（道光十五年）经广东水军提督关天培奏请修建，被誉为“海上长城”，如铁锁海岸震慑英军。1839年林则徐曾来视察，颇感欣慰。由于善于携手媚敌，拆除部分军防，1841年2月26日，英军以强势进攻，我数百名官兵奋力抵抗，终因后援军惨烈殉国，从而门户洞开丧权辱国。我们沿着花岗岩垒砌而成的巷道行走，右边是一间间宏大的暗洞，每间暗洞有一门铁铸的大炮，从洞口对着海面，巷道左边是两米高的花岗岩围墙，真是壁垒森严！万夫难攻。我用手轻轻抚摸炮筒，仿佛仍能感到昔日的温热，站在这里谛听，仿佛仍能听到昔日的旗风炮响和激越的呼喊，但是再也看不到烟雾弥漫天际。

从洞口眺望，从东莞通往广州的大桥，如一道彩虹高悬于海天之上，一艘艘巨轮正从这里远航，作为和平友谊之旅，驶向异国的港口。时间与空间、历史与现实在这里浓缩成壮丽的画卷，远处传来嘹亮的歌声，正是强国盛世之音与海涛相伴。



解放战争时期陈毅、粟裕、谭震林在前线



张灵甫上了山，在来家崮和狼窝顶之间的洼地停留。我们打耳子山时，他还到前面督过战。当我们打下了来家崮，他的指挥部移向了东面。他的三个旅，51旅在身西，58旅在身东，57旅在身后，开始是57旅担当师部防卫，后改为58旅。我们打下来家崮，表明我们整个部队已经打到了山上，在山上立住了脚，这是最后决战的第一个回合。垛庄一带参战的民兵，看见敌人这个时候在山上扯起了红十字和白十字，那是在向他们的总部请求空投。5月16日那天西南风大，空投大都落不准，有的水箱飘在空中，被我们用枪一打，水全洒了，而落到我们阵地上的热乎乎的馒头，正好犒劳了我们的战士。战士们说：“运输大队长想得真周到，又送美式枪炮和管饭！”

后面两个回合，战斗更激烈。一纵向东，四纵向南，六纵三个团（包括特务团）和八纵22师64团向北，打下600高地大崮顶，九纵在东南打下窝窝，八纵从万泉山向芦山打。八纵的23师指挥部就在两山之间的沟底。大崮顶是5月16日中午11点多打下来的。移到东面的74师指挥部，师长张灵甫在那里继续指挥。据敌方的记载，在11点30分这个时间，张灵甫和纵队司令、25师师长黄百韬通话，转告上级，不要空投，改为轰炸600高地大崮顶西面各高地。黄百韬还电话告诉兵团司令汤寿华，说12点到2点，张灵甫只坚守芦山到610高地（即孟良崮）之间的狭小范围。张灵甫这期间给57旅旅长陈嘘云通话，问他在哪里，说“死也要死在一块儿”。有文章说，74师指挥部在600高地西北一个山洞中。600高地大崮顶西北，没有山洞，那一带

我见到王升英时，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总在微笑。起初我以为，这是这位山区教师对人礼貌的表情，后来才发现，这是她几十年来总是对学生微笑，已习惯成自然的表情。这就令我惊叹了：要多少岁月，要怎样的心情，才会铸造出这样一种几乎无时不在的永远的微笑！

王升英是河南省林州市衡水镇卸甲平村的小学老师。她幼年时患小儿麻痹症腿有残疾，上学后心中一直有一个理想——长大了当一名医生。1973年，她18岁高中毕业，看到家乡有很多孩子失学，却没有老师教他们，于是她改变了学医的梦想，选择回家当一名乡村民办教师。

王升英的教学生涯，贯穿了从改革开放前夕以来，农村教育30多年的发展历程。她的典型性还在于她其实是众多中国乡村教师的代表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很多年，有不少农村学校的教室还是危房，王升英所在的小学就是其中一所。每逢下雨，她担心教室不安全，就挨家挨户到学生家里去上课。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，她总是用充满阳光的微笑去跟学生和家长商量，一起去勇敢面对。

“你的微笑就是这样开始的吗？”我笑着问。

她没想到我会这样问，一时答不上来，仍是微笑，然后说：“那时候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微笑。”

后来，一场暴风雨终于把学校摧毁了。她就带着学生在大树下上课。贫穷的乡村和孩子们的读书声，构成了文明与忧伤的交响。

再后来，在一次野外上课时，他们经历了一场泥石流，幸好孩子们都脱离了危险，但她知道再也不能在野外上课了。于是她在建自己家的房子时，把它建成了适合学生上课的五间教室。钱不够，就跟别人借着。

她的微笑给每一个借钱给她的乡亲留下深刻印象，那微笑中有尴尬、有感激、有期望……人们都能感到那是在为孩子们微笑。

我们常说要公私分明，但王升英老师却完全模糊了家与学校的界限，也分不出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们有什么区别。为了还借款，她长期节衣缩食，家中除了那些她用自己的钱做起来的课桌椅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。同事因病住院，她义务代课8个月而分文不取。为了不让村里特别贫困的孩子失学，她替那些穷孩子交书本费。雨季到来，上学回来不便，她还管学生吃住。一度，她的丈夫非常苦恼，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甚至提出离婚。王升英哭着说：“如果你真要离婚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但我不能离开这些孩子。”

当然，她的丈夫也被感动了。他看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些真正了不起的人的，而这个人就出现在他的家里。他不知不觉成为最支持王升英的人，有如这个村子里的“编外教师”，帮王升英做着许许多多不赚一分钱还不断贴钱的事。

为了让残疾的孩子李增华同其他孩子一样上学，6年间王升英不断地鼓励他、照顾他——带着他活动，背他上下楼。李增华一年年长大了，而她自己的腿有残疾，背不动了，她的丈夫就接着背。有人问起李增华的成绩，她总是微笑着说：“好的。”但从不告诉你到底成绩如何。

为了让残疾的孩子李增华同其他孩子一样上学，6年间王升英不断地鼓励他、照顾他——带着他活动，背他上下楼。李增华一年年长大了，而她自己的腿有残疾，背不动了，她的丈夫就接着背。有人问起李增华的成

绩，她总是微笑着说：“好的。”但从不告诉你到底成绩如何。

王升英，是反复争夺，最后的战斗中打下来，约在下午两点半。我们提到的83师57团团长罗文浪事后回忆，说他在山东庆云时遇到张灵甫的随从参谋杨占春，杨说张灵甫写遗书等，是下午两点左右的事。近年，沂南在芦山东南山半腰发现的那个山洞，叫蝙蝠洞，也叫万福洞，洞中很宽阔，也很深，能盛数百人到千余人。那里边有电话机等遗物，国防大学的专家鉴定，此处才是74师最后的指挥部所在地。74师参谋长魏振钺带人突袭，张灵甫安排最后的事情等，都是在这里。有文章说，打下600高地，打进张灵甫所在山洞，一场暴雨降落。600高地是在中午11点解决的，而下午5点左右突然下起暴雨，持续了近20分钟。下雨前，我们还为解决隐藏在芦山、孟良崮之间洼地的7000人，补了约半个小时的战斗。雨停后，我们的部队下了山。

600高地大崮顶东南有个小山洞，约一人来高，可能是74师指挥部中间一度的所在地，或仅是一个旅的指挥部。58旅接替57旅担当师部守卫后，未后在山洞里，与张灵甫在一起的，除指挥部人员，还有58旅旅长卢醒、副旅长明灿等，58旅上山后，是在东部，说不定芦山东南这个山洞，就是58旅的指挥部。史料“军中日记”中，关于5月16日那天，有这样的记述：“下午1时30分，四纵确占600高地及孟良崮，崮上九纵，崮下四纵，芦山尚未解决。”“粟八纵解决芦山，九纵，四纵合力打芦山。”“2时30分，八纵已解决芦山，俘一部，余数千沿沟逃向赵家城子。”赵家城子在芦山、孟良崮东北，那里九纵早已占领，逃敌自然只有回窜，那最后解决的7000人中，可能包括他们。八纵23师69团一营营长邵纯儒，前几年在《齐鲁晚报》有一篇回忆文章，说张灵甫和副官与一个卫士是在洞口被炸死的。查史料图例，69团参与主攻芦山时，恰在东南有现在这个山洞的位置。往南依次是68团、67团和24师的70团。邵纯儒的这段话，与实际情况联系看，较为可信。我的一个老乡邱为胜，当年在八纵22师4团，他告诉我，他们先打阻击，后与大家一齐打了上山。他们团从芦山西侧一直打到大崮顶。末后敌人乱了营，哪里有敌人，我们往哪里打，有的纵队之间，也互相掺和到了一起。他说，23师师长陈宏曾有个回忆，说最后解决张灵甫的，是八纵。

在这个山洞附近，有一处平地，人们在那里捡到马鞍等物，是敌人山穷水尽时杀马吃的地方。沂南准备把这个地方取个名，作为一处景点。74师往北进攻时，它的兵站在垛庄，有运输队来来回回。我们占了垛庄断了它的退路，也断了它的供水线。张灵甫给蒋介石和给夫人的遗书中，那“弹尽粮绝”一词，是确确实实，他们上山后队伍的弹药，只够打两天用的。我们却始终弹粮充足。5月16日这天，负责后勤的汪道涵，动员民工急速往前线运了250车弹药。而其他支前小车，更天天似水般流淌。此次战役，我们各种民工共出动了92万人。

整编74师的被消灭，敌人上一片哀叹。蒋介石心痛得吐血。几天前，他还傲气冲天，说“三个月至半年解决中共”的大话，此时哑口了。一个月后，我们全局的战略反攻开始。

在她这里没有好生和差生，有的只是需要读书学知识的学生。这就是教育崇高的本质！这些事在她和她的学生中，在她和她丈夫的生活中，已经平凡如流水，清泉般洗涤着我们这些都市生存者的灵魂……我们不能不怀着至高的崇敬，把这潺潺流水、汩汩清泉，介绍给每一位读者。

<p